

构建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互益关系之路径 ——以徐向前故居为例

On the Path of Build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Residence and Newly-founded Memorial Hall: Taking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Xu Xiangqian as an Example

韩凤君

Han Fengjun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 北京, 100031)

(Museum of National Palace of Ethnic Cultures, Beijing, 100031)

内容提要: 原址故居与相应新建纪念馆的关系随着时代发展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原址故居因建筑本体所限, 愈发难以满足现代化展陈的需求, 建立新的纪念馆与故居互作补充成为业内的广泛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新建纪念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声势夺人”。徐向前元帅纪念馆为充实馆藏而选择“掏空”原址故居, 显现出较为典型的“喧宾夺主”。基于此, 如何维护原址故居的中心地位, 重建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互益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 原址故居 纪念馆 展示权 互益关系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new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appea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residence and the newly-founded memorial hall.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original site,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xhibitions. A popular choice is to build a new memorial hall to complement the original residence.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newly-founded memorial hall has appeared “overwhelming” at various degrees in practice. The Memorial Hall of Marshal Xu Xiangqian’s Former Residence chose to “empty” the original residence in order to enrich its collection, showing a typical phenomenon of “a reversal of the order of host and guest”. According to this, it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find out more solutions to maintain the central stages of the original residence and to reestablish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former residence and newly-founded memorial hall.

Key Words: Original residence; memorial hall; authority in exhibition;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名人故居作为已故著名人物出生、辞世或住过的居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居住空间的功能特性决定了原址故居难以满足现代化展陈的需求，而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名人故居，必须坚持最低限度干预原则^①。出于保护故居本体、提升展陈水平的目的，各地兴起了建设相应纪念馆的风潮。目前，我国名人故居及其相应纪念馆的建设和管理可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故居、纪念馆完全分离，各自独立成馆，二者互不相属；第二，纪念馆、陈列馆设于故居原建筑内，即将故居原有建筑的一部分辟为陈列室或纪念馆，故居、纪念馆二者合一；第三，在故居环境建设控制范围内另建新的纪念馆，新建纪念馆拥有独立的馆舍建筑和展览空间，与故居相呼应、相补充，新建纪念馆或受故居的统一管辖、或独立成馆。

从既有研究来看，原址故居与相应新建纪念馆的关系曾引起部分学人的关注和重视。张文彬指出，新建纪念馆与原址故居相比，是辅助性的，是补充的，因此决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游离于原址故居的历史风貌和内涵。苏东海认为，故居作为历史现场是历史固有的，而新建纪念馆则是为了诠释故居和人物而兴建的，如果新建纪念馆声势夺人，则难免喧宾夺主，摆错了主次关系^[1]。吴兴兰则以蒲松龄故居纪念馆为例，论证了纪念馆以故居为依托而建立，针对原址故居作为历史文物建筑，

缺乏独立展示空间的特性，提出将纪念馆的展览功能从故居中剥离出来，为故居复原提供原生态空间^[2]。由此可知，一方面，原址故居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新建纪念馆是以故居为依托，承担辅助展览功能。另一方面，纪念馆在建设中不应弱化甚至脱离与原址故居的内在联系。

徐向前故居位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籍元帅——徐向前出生和居住过的历史现场。2006年，徐向前故居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1年，新落成的徐向前元帅纪念馆正式开馆。目前，关于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故居修复过程的叙述和对纪念馆的宣传和管理。其中，赵培成、韩正中在《徐向前故居修复记》中从修复者角度出发，梳理了徐向前故居修复和施工过程，并阐述了建设徐向前故居的来龙去脉，故居内陈列文物的征集情况等，对研究徐向前故居建成渊源有较大的参考价值^[3]。唐越、边树堂、栗中、栗美霞等人分别对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的管理和建设做了简述和相关报道^[4-7]。

徐向前故居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思想道德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具有特殊的精神价值和纪念价值；故居的本体建筑为清代历史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正是徐向前故居的核心价值所在。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的建设和管理经过了第二到第三种模式的转变。变革过程中，二者在建设投入、文物调拨以及行政隶属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本文拟以徐向前故居及徐向前元帅纪念馆的具体实践为切入点，对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揭示二者矛盾所在、构建互益关系有所助益。

一、徐向前故居修复始终与展陈体系的蜕变

从1990年至今，徐向前故居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故居展陈随着展示诉求的改变经过三个阶段的变更革新，最终形成现有的展陈体系。

故居主体建筑始建于清道光初年，是典型的清代晋北四合

① 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于1964年5月25日至31日在威尼斯通过的《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第五条：“为社会公用之目的使用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但决不能改变该建筑的布局或装饰。只有在此限度内才可考虑或允许因功能改变而需做的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 文物保护利用规范 名人故居》（WW/T 0076-201）中的4.3.1：“名人故居应最大限度保持名人居住时期的建筑本体及其环境的原状。”

院楼阁式建筑。1990年，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修缮问题被正式提上议程，受到多方关注，并得到省、市、县的专项拨款支持。次年，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据赵培成、韩正中《徐向前故居修复记》所述，修复前，故居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占地仅216平方米。正房二楼塌陷严重，寄居人曾将正房二楼一并拆除，仅剩三间正房和东西配房各五间。工程负责人多次组织知情人召开座谈会，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包括对房屋高度、开间和进深、出檐深远、房脊形制、窗户砖瓦式样等，进行具体设计重建，并对东西配房翻修加固^[3]。修复工程完成后，故居总面积达到330平方米，基本恢复原貌。

1992年开放后，徐向前故居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和党政军干部游览参观，

但因缺乏完整的配套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参观需求。经过多方协商和筹资，忻州市政府将位于故居前临街的两处院落一并购回，用来兴建相关配套设施。2001年，东冶镇政府将两处院落与徐向前故居合并建成前院，并新建影壁一座，设徐向前半身铜像一座，以供后人瞻仰。再次扩建后，故居新增前院、正门及外砖墙，总面积达900平方米。

徐向前故居的展陈经过三个阶段的变更革新。第一阶段，于1992年筹办馆内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文物展”。五台县政府在制定徐向前故居修复规划时，同时将开辟陈列室、筹办“徐向前生平文物展”纳入规划，以便对外展示和宣传。县文化局在展览筹备过程中曾派专人与徐向前家属进行访谈交流，征求其意见和建议，并向其征集了大量文物和相关图片资料等。“徐向前生平文物展”最终确定的展品有：1955年徐向前授衔时国家颁发的一套元帅服和徐向前生前亲手缝补过的常服、徐向前晚年的书法习作、50余张重要革命历史照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徐向前去世后的题词复印件、符合故居时代背景的生产生活用具等。第二阶段，为庆祝徐向前百年华诞，故居展陈于2001年进行升级改造，不仅更新了展陈设备，而且扩大了展陈规模，增加展出新征集的100余件革命文物和200余张相关照片等^[3]。此次改造对原有展陈的展线做了较大规模调整，更加注重细节雕琢，以求全方位展示徐向前的人物形象。第三阶段，2011年，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建成后，为丰富纪念馆展陈，最初保存和展示在故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调拨至纪念馆，造成故居文物的严重流失，故居为此重新规划设计，将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文物展”改名为“徐向前生平展”，运用大量的二维图片展板充实展陈内容。

徐向前故居现设7个展厅，展陈面积共330平方米。其中，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展”贯穿始终，复原陈列则集中分布在第二和第四展厅（图1）。现有展陈的空间设计利用了故居本体建筑空间的分割与打破。观众从故居垂花门右侧起按建筑格局逆时针参观，这种参观路线设计使得展览的同一叙事单元被分割成多个片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参观的自由性和可能性。现有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展”以人物生平时间线索推进展示，从战事、生活和国事三个方面构成整个叙事结构的框架体系。展陈关于徐向前生平事件的叙述很多，但对其精神品质、人物个性的提炼展示有所不足，缺乏叙事的“情节感”。为了弥补故居实体文物的缺失，“徐向前生平展”通篇采用图片和文字进行展示，贯穿7个展厅始终。以本应作为辅助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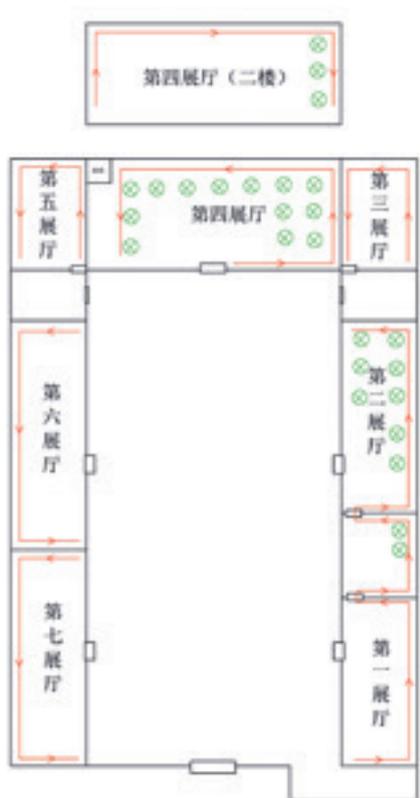


图1 徐向前故居展线图

箭头即辅助陈列展线，圈状为复原陈列分布位置

的图片代替文物展出，叙事主要通过二维图像，整体上给人一种“平面化”的视觉感受。况且，展板所示图片仅仅是历史图像的复制品，缺乏真实感和历史感，观众无法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参观体验，故居优势没能在展陈中充分体现。

此外，故居的复原陈列主要依据原址保留的历史遗存和知情人提供的记忆线索，东厢房和楼院正房复原了部分室内陈设，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晋北地区农家的生活起居场景，其主要展品有富有北方特色的大炕、灶台、水瓮、石碾和各式家具等。总体而言，复原陈列未



图2 故居、纪念馆相对位置



图3 徐向前元帅纪念馆主体建筑

能深刻展现徐向前在故居生活的历史痕迹，缺乏同徐向前本人即故居主人的密切联系。并且，徐向前故居的展陈缺乏多媒体展示设备及互动体验装置，现有展示将隐性信息与显性信息均堆砌在展板上，使得其中蕴含的重要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传递，展览有效性和互动性不足。故居内现有的VR展示也显然没有受到馆方重视，VR展示的二维码被张贴在角落，需要观众自行扫码观看。据笔者观察，很少有观众留意并在此停留。

二、依托故居建立的纪念馆的展陈实践

为了加快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更好地诠释人物和故居，东冶镇政府在距离徐向前故居1千米处兴建了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图2）。纪念馆建设属徐向前故居的二期工程、第四批中央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由中央、省、市、县和东冶镇共同承担。首期工程总占地138亩，于2011年正式开馆。徐向前元帅纪念馆位于东冶镇永安村外围，由于村内外人居环境的复杂性，故居与纪念馆之间道路相对曲折。

徐向前元帅纪念馆整体设计随地形由南向北逐级而上，依次是广场、瞻仰台和纪念馆主展馆，整体建筑凌空而立，巍峨壮观（图3）。当参观者拾级而上时，敬仰感油然而生。高大宏伟的建筑、数不清的台阶、巨大的人物雕像是我国大多数近现代伟人纪念馆建筑的常态，这样的建筑形制更能凸显其作为纪念建筑的精神功能——纪念伟人和英雄。然而，这种让人油然而生的“敬仰感”并不能仅仅由高大的建筑物引发，纪念馆内的展陈设计才是产生这种参观感受的最重要因素。

纪念馆的展陈面积总计3422平方米，内设“徐向前元帅生平业绩展”。该展览整体采用了历史叙事结构，全面展示了徐向前由出生到终老的一生。序厅迎面设一组徐向前乘马造型的大型浮雕，浮雕前以石刻的形式向观众呈现展览前言，灰色大石衬托红色文字，鲜明而突出。展览分“出生风雨年代，参加进步活动”；“开始军事生涯，投身武装斗争”等八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另设展示单元展开叙事。其中，与徐向前革命生涯和战斗事迹相关的单元内容约占展陈的五分之三。由此可知，展览的重点是徐向前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功绩。此外，除常见的展柜展示外，该展览还运用了复原展示、情景展示和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展示方式。展览总体采用落地式展柜，主要展品有徐向前相关革命文物和同时期其他革命文物，有些展品的文字说明缺乏具体年代和来源。展览中运用了大量景观陈列，如

黄埔军校旧址、响堂铺伏击战、临汾攻坚战等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历史场景，这些景观模型结合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烘托营造相关历史氛围，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多媒体展示中的大屏幕投影，采用逼真、立体的影像和环绕音响系统，带给观众震撼的视觉、听觉感受。电子触屏查询展示和电子留言操作简便快捷，使观众获得良好的互动体验，让整个展览更加人性化。

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在建立之初，为丰富其馆藏和筹备基本陈列“徐向前元帅生平业绩展”，五台县委宣传部组建布展筹备组，在搜集和研究各类有关徐向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曾派专人前往徐帅战斗过的地区进行文物史料有偿征集，并先后向四川、甘肃、湖北等省的20多个红军纪念馆发函请求协助复制文物，以充实馆藏，最终征集文物近1000件。不过，纪念馆不仅对外征集和复制了一大批文物，而且调拨了故居旧藏中几乎所有的珍贵文物，这就为故居文物的严重流失埋下了隐患。

三、纪念馆“喧宾夺主”之由来及其本质

新建纪念馆应当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尽量与原址故居整体风貌相统一。

《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徐向前元帅纪念馆是徐向前故居的二期工程，纪念馆建筑面积达4760平方米，约为故居面积的5倍之多。纪念馆馆舍、展陈等方面的经费投入之巨均远超故居本身。无论是纪念馆建筑本体规划，还是其内部展陈设计，无不彰显了徐向前元帅纪

念馆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展馆设计建造的，其高大上的建筑风格与周围古朴村落的整体环境格格不入，与整体性保护原则不甚相符。况且，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建纪念馆同原址故居有一定距离，难以体现与故居的原始联系，再加上村内外人居环境的复杂，交通路线曲折，观众只知故居而不知纪念馆，严重削弱了纪念馆作为重要展览空间的宣传展示功能。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建成后调拨了徐向前故居旧藏的珍贵文物近200件，其中不乏1955年授衔时国家颁发给徐向前的一套元帅服、徐向前生前亲手缝补过的常服、徐向前晚年的书法习作等极为重要的文物。这种为丰富纪念馆馆藏而掏空故居馆藏的做法，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对于故居而言，失去了珍贵文物就失去了故居的灵魂，文物的分流和缺失对故居的展陈造成很大的破坏，不利于故居原真性保护。对于新建纪念馆，舍去具有纪念性的历史原址，就会丧失其纪念性，从而很难达到建馆的初衷。脱离与原址故居的联系，纪念馆的展陈也难以全面地诠释人物。将珍贵文物全部置于纪念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展示文物，但同时也失去了支撑文物的原始语境，文物的纪念价值很难充分发挥出来。以上均与建立纪念馆的初衷——诠释故居和人物相悖。

再者，1992年徐向前故居修缮完成后，由东冶镇人民政府代管。2006年，五台县政府成立了徐向前元帅故居管理处，负责保护和管理徐向前故居，徐向前元帅故居管理处为副处级机构，设十名编制。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建成后，直至2017年，五台县政府办发布《五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台县贯彻落实忻州市推进旅游景区（景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中第二项工作任务第一条规定：“将徐帅故居和徐帅纪念馆合并，成立徐向前元帅故居和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实行统一管理。”该文件指出，建立徐向前元帅故居和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将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合并后统一管理。可见，在纪念馆落成多年内，故居与纪念馆实行分别管理模式。目前，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均隶属于徐向前元帅故居服务中心，是当地政府为推动旧有管理模式转向现代景区管理体制做出的一次新尝试。徐向前元帅故居服务中心由财政全额拨款，统筹管理故居与纪念馆，为解决原有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等问题，中心积极推进二者在宣传教育、文物保护、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故居与纪念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四、重构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互益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的纪念馆通常依托相关遗址、纪念建筑建立。为了扩展和提升辅助陈列，更好地展示和保护历史遗址和纪念建筑，在历史旧址旁建造新的纪念馆是业内常见做法。然而，现实中很多依托故居的纪念馆盲目追求建“大馆”，即高大建筑、大手笔制作和大气派展示，将纪念馆当作独立的个体来设计建造，从而脱离了同故居的原始联系，失去了纪念人物的生活场景和所处环境的时空联系，摒弃了故居优势，违背了建设纪念馆的初衷。针对故居与纪念馆建设中的喧宾夺主现象，建议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以处理好原址故居和新建纪念馆的关系：确立原址故居的主体地位，区分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功能特性，展陈中凸显二者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图4）。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新建纪念馆是原址故居的辅助与补充。故居的主体地位是纪念馆难以撼动的。作为历史现场，故居是人、物、事件的原生地，承载着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这种魅力是由人物赋予的。原址故居的建筑本体，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既可以作为展陈的载体，也可以作为展陈内容，故居更具参观性。新建纪念馆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脱离原址故居的历史情境和内涵，一味追求大和新，违背文物建筑环境的整体性原则。

其次，由新建纪念馆承担多元化展览功能，有利于原址故居的可持续保护。按照规范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坚持原址保护，最大限度保持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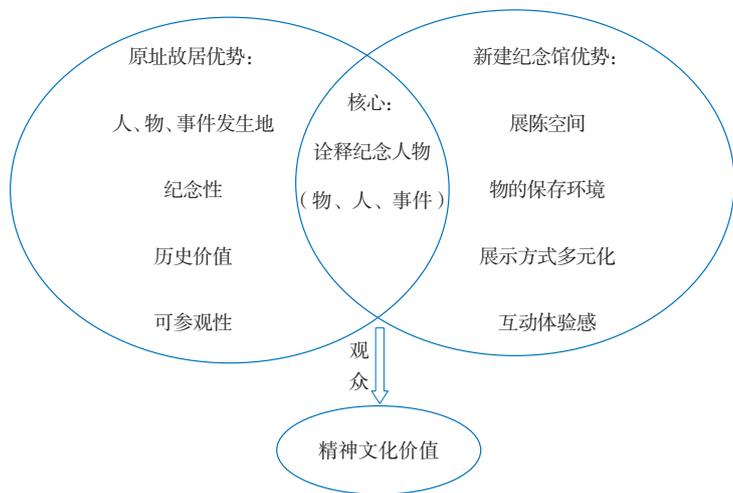


图4 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优势对比图

居住时期的建筑本体及其环境原状。徐向前故居作为清代历史建筑，无论是展陈规模，还是展陈形式均受到诸多限制，显然难以满足现代化展陈的需求。新建纪念馆作为故居的辅助性场馆，与原址故居相比，在建筑面积、展陈空间、展示方式和文物保存环境等方面都更具优势。由纪念馆承担专题展览和辅助展示，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故居原貌，还有利于发挥纪念馆的优势，丰富展陈内容和展示手段，办好展览。然而，区分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功能特性，并不意味着将纪念馆作为独立的展馆，更不可为丰富纪念馆展品而掏空故居文物，乃至剥夺故居的展示权。纪念馆办好展览的前提一定是以诠释纪念人物和故居为目的，不可喧宾夺主。

再者，着重提升原址故居复原陈列，摒弃原有辅助陈列。徐向前故居现有展陈中，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展”与复原陈列两条展线在同一展示空间内并存，展区划分不清晰，相互干扰，造成展示空间的混乱和视觉上的重叠。并且，故居的辅助陈列“徐向前生平展”与纪念馆的“徐向前元帅生平业绩展”有诸多重复性内容。因此，故居展陈应当摒弃与纪念馆展陈内容相重合的辅助陈列，着重提升复原陈列水平，再现故居的原真性。再现故居历史原貌的关键要素在于丰富故居馆藏。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向徐向前故居调拨了珍贵文物近200件，以致于故居藏品不足的问题严重突出。故居的文物匮乏和展品稀缺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故居的文物保存环境和展陈设备相对简陋，可复制部分旧藏文物以丰富展品。具体而言，故居内的复原陈列可重点展示重点人物及辅助人物在故居内的生产生活场景，如徐向前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场景、徐向前两次回到故乡、

徐向前始终关心家乡人民以及徐向前家族在楼院的生活场景等内容,从而增加徐向前其与故居的联系,激发观众想象力,营造现场的体验感。如此,在避免展示内容重复性的同时,也有利于凸显故居和纪念馆各自的展陈特色。

徐向前故居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重要性和知名度远大于徐向前元帅纪念馆。原址故居作为徐向前生活过的地方,是重要的历史发生地,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纪念意义,这是新建纪念馆难以比拟的,故居独有的历史环境和原状氛围为诠释纪念人物提供了真实感,有利于观众形成对于人物、事件的延伸性认知,更好地发挥其精神文化价值。鉴于二者间存在一定距离,且路况相对复杂,观众往往会首

先前往徐向前故居以瞻仰先人,而后选择性地前往纪念馆。因而,故居每年的参观量远大于纪念馆。对此,可在故居与纪念馆的双向途中设置更多指向性路标,为观众提供含双向路线图的导览手册,专业人员主动引流,为故居与纪念馆建立紧密联系提供基础条件。此外,徐向前故居和徐向前元帅纪念馆的统一有效管理,有利于整合故居和纪念馆双向资源,形成纪念馆依托故居发挥展陈优势,故居的原真性得以科学保护,二者相得益彰的良性趋势。

综上,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在实践中想要实现优势互补,就要平衡故居和纪念馆的建设性投入,正确处理原址故居和新建纪念馆的主次关系;区分原址故居与新建纪念馆的功能特性,在展陈中凸显二者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加强整合故居与纪念馆双向资源,推动故居与纪念馆构建互益关系。在发挥新建纪念馆优势的同时,给予原址故居更多的关注,维护故居的中心地位。另外,在尊重故居原真性的基础上,探索原址故居和纪念人物与当前社会、当代观众的关联性,是新时代名人故居无法回避的新挑战。

参考文献

- [1] 苏东海. 博物馆的沉思 (苏东海论文选; 卷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289-290.
- [2] 吴兴兰. 依托纪念馆保护和开发名人故居的原则与策略: 以蒲松龄故居纪念馆为例[J]. 中国博物馆, 2012(4).
- [3] 赵培成, 韩正中. 徐向前故居修复记[J]. 文史月刊, 2002(10).
- [4] 唐越. 徐向前故居[J]. 党史文汇, 2014(8).
- [5] 边树堂. 功勋垂青史 楷模昭后人: 谒徐向前元帅故居追思[J]. 先锋队, 2005(15).
- [6] 栗中, 张美明. 搞好徐向前故居的宣传和管理[N]. 山西日报, 2001-04-06(2).
- [7] 栗美霞. 徐向前元帅故居和纪念馆: 传承红色基因 发挥教育基地功能作用[N]. 山西经济日报, 2021-10-31(4).